



揚州十日記

全

曾口
600
141



揚州十日記

江都王秀楚記

龍澤文庫



乙酉夏四月十四日。督鎮史可法從白漢河失守。踉蹌奔揚州。閉城禦敵。至廿四日未破。城前禁門之內。各有兵守。予住宅新城東。揚姓將守焉。吏卒碁置。予宅有二卒。左右隣舍亦然。踐踏無所不至。供給日費錢千餘。將不能繼。不得已共謀為主者觴。予更謬為恭敬。爾好漸洽。主者喜。試卒稍遠去。主者喜音律。善琵琶。思得名妓以娛軍暇。是夕邀予飲。滿擬縱歡。忽督鎮以寸紙至。主者覽之色變。遽登城。予眾亦散。

廿五日次早。督鎮牌諭至。內有一人當之。不累百姓之
語。莫不感泣。又傳巡軍小捷。人々加額焉。午餘有姻氏
自瓜洲來。避興平伯逃兵。興平伯高傑也。督鎮幾之出城遠避。予婦緣久
別。相見唏噓。而大兵入城之語。已有一二為予言者。予
急出詢諸人。或曰。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。旋觀城上守
城者尚嚴整。再立市。上人言洵々披髮跣足者。繼塵而
至。問之心急口喘。莫知所對。忽數十騎自北而南。奔騰
狼狽。勢如波湧。中擁一人。則督鎮也。蓋奔東城外。兵逼
近不能出。欲奔南関。故由此。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。

矣。突有一騎自南而北。撒韁緩步。仰面哀號。馬前二卒。
依々嚮首不捨。至今猶然在目。始未傳其姓氏也。騎稍
遠。守城丁紛紛下窳。棄冑拋戈。并有碎首折脛者。迴視
城樓。已一空矣。先是督鎮以城狹砲不得展。城堞設一
板。前置城徑。後接民居。使有餘地。得便安置。至是工未
畢。敵兵搃弧先登者。白刃亂下。守城兵民互相擁擠。前
路逼塞。皆奔所置木板。匍匐板援。得及民屋。新板不固。
托足即傾。人如落葉。死者十八九。其及屋者。足蹈尾裂。
皆作劔戟相擊聲。又如兩電挾彈。鏗然鉤然。四響不絕。

屋中人惶駭而出。不知所為。而堂室內外。深至寢園。皆守城兵民。緣屋下者。惶々覓隙潛匿。主人豈能呵止。外廂比屋閉戶。人煙戢息。予聽後面城墻。後牕隙中。覩見城上兵循南而西。步武嚴整。淋雨亦不少留。疑為節制之師。心稍定。忽叩門聲急。則隣人相約共迎三師。設案焚香。示不敢抗。予知事已如此。連應曰。唯々。於是改換服色。引頰而待。良久不至。予復至後牕窺城上。則隊伍稍踈。或行或止。俄見有擁婦女雜行。其間服飾皆楊佶。予始大駭。還語婦曰。兵入城。倘有不測。爾當自裁。婦曰。

諾。有金若干。付汝收藏。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。予趨出望。北來數騎。皆按轡徐行。遇迎王師者。即俯首。若有所語。是時人自為守。徃來不通。雖相違咫尺。而声息莫聞。迨稍近。始知為逐戶索金也。然意頗不奢。稍有所得。即置不問。或有不應。雖操刀相向。尚不及久。後乃知有捐助辛受斃者。揚人導之也。次及予門。一騎獨指予呼汝。後騎曰。為我索此藍衣者。後騎方下馬。而予已飛遁矣。後騎遂棄余上馬去。予心計曰。我粗服類鄉人。何獨要予。予弟至。予兄亦至。因同謀曰。此居左右皆富賈。彼亦將富賈視我。

奈何。遂從僻逕。托兄弟扶婦女。冒雨至仲兄宅。在何家
坎後。肘腋皆窳貧居也。予獨留後。以觀動靜。俄而伯兄
至。曰。中衢血濺矣。留此何待。予伯仲生死一處。亦可不
恨。予遂奉先人神主。偕兄至仲兄宅。當是時。兩兄一弟。
一嫂一姪。又一婦一子。二外姨一內弟。同避仲兄家。天
漸暮。大兵殺人聲。已徹門外。曰。乘屋暫避。雨尤甚。十數
人共擁一毡。絲髮皆濕透。門外哀痛之聲。悚耳悞魄。延
至夜靜。乃敢板簷下屋。馱火炊食。城中四週火起。近者
十餘家。遠者不計其數。亦光相映如露電。焮焮聲熏耳

不絕。隱々。又聞擊楚聲。哀風悽切。慘不可狀。飯熟。相顧
驚恐。淚下不能。舉箸亦不能。設一謀。予謀取前金碎之。
分為四。兄弟各藏其一。髻履衣事內皆有。婦又覓破衲
舊履。為分換訖。遂張目達旦。是夜也有鳥在空中。如笙
篁聲。又如小兒啼哭聲。如在人首不遠。詢諸人皆聞之。
廿六日。頃之火勢稍息。天亦漸明。復乘高牀屋躲避。已
有十數人。伏天溝內。忽東廂一人。緣牆而上。一卒持刀
隨之。追蹶如飛。望見予眾。遂舍所追而奔予。予惶迫。即
下竄。兄繼之。弟又繼之。走百餘步而止。自此遂與婦子

相失。不復知其生死矣。諸黠卒恐避匿者多。給衆人以安民符。即不誅匿者。竟出從之。共集至五六十人。婦女叅半。兄謂余曰。我落。四人。或遇悍卒。終不能免。不若投彼大群。勢衆則易避。即不幸生死。相聚無恨也。時方寸已亂。不知救生民策。共曰。唯。相與就之。領此者三滿卒也。搜予兄弟金皆盡。獨遺予未搜。忽來婦人內有呼予者。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。予忽止之。二妾皆散髮露肉。足深入泥中沒脛。一妾猶抱一女。卒鞭而擲之泥中。旋即驅走。一卒提刀前導。一卒橫槊後逐。一

卒居中。或左或右。以防逃逸。數十人如驅牛羊。稍不前即加捶撻。或即殺之。諸婦女長索繫頸。累。如貫珠。一步一跌。遍身泥土。滿地皆嬰兒。或視馬蹄。或籍人足。肝腦塗地。泣聲盈野。行遇一溝一池。堆尸貯積。手足相枕。至一宅。乃廷。永言姚公居也。從其後門直入。屋宇深邃。處。皆有積屍。意此間是吾死所矣。乃逶迤達前戶。出街復至一宅。為西高喬承望之室。即三卒巢穴也。入門已。上卒拘數美婦。揀拾箱篋。綵緞如山。見三卒至。大笑。即驅予輩數十人。至後廳。苗諸婦置旁室。中列二

方儿。三衣匠。一中年婦人製衣婦奉郡人濃抹麗妝鮮
衣華飾。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。每遇好物。即向卒乞取。
曲尽媚態。不以為恥。卒嘗謂人曰。我輩征高麗。擄婦女
數萬人。無一失節者。何堂。中國無恥至此。三卒將婦
女。盡解濕衣。自表至裏。自項至踵。并令製衣婦人相修
短量寬窄。易以鮮新。諸婦女曰。威逼不已。遂至裸體不
能掩。換衣畢。乃擁諸婦女。飲酒食肉。無所不為。不顧廉
恥。一卒忽橫刀躍起。疾呼向後曰。蠻子未近前。教人已
被縛。吾伯兄与焉。仲兄曰。勢已至此。夫復何言。持予手

前。弟一隨之。被執男子五十餘人。提刀一呼。魂魄皆喪。
無一人敢動者。予隨伯兄出廳。見外面殺人。衆皆次第
待命。予初念亦甘就縛。忽心動。若有神助。潛身一遁。復
至後廳。而五十餘人不知也。聽後宅房尚存。老婦不能
躲避。穿至後面。尽牧駝馬。不能踰走。遂俯就駝馬腹下。
匍匐而出。若驚駝馬。稍一舉足。即成泥矣。又歷宅數層。
皆無走路。惟旁有街。可通後門。而街門已有長鐵釘。
錮予。得由後街至前。聞前堂殺人聲。愈惶恐。回顧左側。
有廚中四人。盖亦被執治庖者。予求收入。使得叅司火

掌波之役。四人峻拒曰。我四人黥而役者也。使再黥而增人。必擬有詐。禍必及我。予哀求不已。乃更大怒。欲執予赴外。予乃出。心益急。視堦前有架。架上有甕。去屋不遠。乃援架而上。手方及甕。而身已傾仆。無可奈何。仍急趨旁衙門。兩手捧錐。搖撼而度。終莫能動。擊以石。則响達外。應恐覺。不得已。又復搖撼。指破血流。錐忽動。尽力一拔。錐已在握。急掣門扂。扂木撞也。濡雨而漲。其堅塞倍于錐。予迫甚。但力取扂。扂不能出。而門樞忽折。扉輕垣頽。声如雷震。予急躡身飛越。亦不知力之何來也。疾

趨後門出。即為城脚。時兵騎充斥。前進不能。即于喬宅左隣後門。換身而入。凡可避處。皆有人。必不肯容。由後至前。凡五進。皆如是。直至大門。已臨通衢。兵丁徃來。絡繹不絕。人以為危地。而棄之。予急入。得一榻。榻顛有仰頂。因緣柱登之。屈身而匿。喘息方定。忽聞隔牆。吾弟哀號声。又聞拳刀砍擊声。復聞仲兄哀懇曰。吾有金家在。地窖中。放我取獻。一擊復寂然。予時神已離舍。心若焚膏。眼粘無淚。腸結欲斷。不復自主也。旋有卒扶一婦人。直入。欲宿此榻。婦不肯。強而後可。予幾不免焉。頃之卒

仍挾婦人而去。予以兩手板擦。行條而上。上有席蔽。中
黑如~~洞~~。仍有兵至。以矛上棚。知是空虛。料無人在上。予
始得竟日。未遇兵。然在下被刃者。又不知幾何人。街前
每數騎過。必有數十男婦。哀號隨其後。是日雖不雨。無
日色。不知且暮。久之。軍騎稍踈。左右惟聞人聲甚泣。思
吾弟兄已傷其半。伯兄亦未卜存亡。予婦予子。不知何
處。欲踪跡之。或得_中一見。乃附梁徐下。蹊足至前街。街中
人首相枕藉。莫知為誰。俯尸遍呼。無應者。遙見南首數
火炬。蜂擁而來。予急避之。循_口走城下。積尸碍步。數跌

復起。每有所驚。即仆地。如_口尸。久之得達小路。二人昏
夜互觸相驚駭。大街上拳火照耀如白日。自酉至亥。方
及兄家。大兄已先返。吾婦子俱在。予與伯兄哭。未敢_口
告仲兄。季弟之被殺也。予詢婦何以免。婦曰。方卒之追
逐也。子先奔。衆人繼之。獨遺我。抱彭兒投屋下。不得
死。吾妹踢傷足亦卧。卒將我二人至一室屋中。男婦幾
十人。皆魚貫句縛。因囑我于諸婦曰。看守之。無使逸去。
卒持~~我~~出。又一卒入劫吾妹去。久之不見。卒至。遂給諸
婦出。即遇洪姬。相攜至故處。故幸免。洪姬者。仲兄內

親也。婦詢予，告以故。哭泣良久。洪携宿飯相勸，哽咽不可下。復四面火起，倍于昨夕。潛出戶，遙見何家塚中，樹木陰森，火音成籟。或父呼子，或夫覓妻，慘不忍聞。回至洪宅，婦欲覓死。予竟夜與語，不得間。東方白矣。

廿七日，問婦避所，引予委曲至一柩所。古瓦荒磚，久絕人跡。予蹲亂草中，置子于柩，覆以蘆席。婦僂居其前，我曲附于後。揚首則頂口展足，則踵見。微出氣息，拘手足為一裹。魂少定而殺聲逼至，刀環向處，搶呼亂起，齊聲乞命者，或數十人，或百餘人。遇一卒至，南人不論多寡。

皆垂首匍伏，引頸受刃。無一敢逃者。至于紛子，子女百口交啼，哀鳴動地，更無論矣。至午後，積尸如山，殺掠更甚。幸至晚，予等逡巡走出。彭兒酣臥柩上，自朝至暮，不啼不言，亦不欲食。渴時欲飲，取片瓦掬水潤之，仍睡去。呼醒抱與俱去。洪媪亦至，知吾嫂又被劫去，吾姪在襁褓，竟失所在。嗚呼痛哉！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矣。相與覓臼中餘米，不得，遂與伯兄枕股，忍食達旦。是夜予婦覓死幾斃，賴洪媪救免。

廿八日，予謂伯兄曰：今日不知誰存，吾兄幸無恙。乞與

彭兒保其殘喘。兒垂淚慰勉。遂別逃他處。洪姬謂予婦曰。我昨匿柩中。終日貼然。當與子易而避之。婦堅不欲。仍到柩後同匿焉。未幾。數卒入破櫃。刳姬去。捶擊百端。卒不供出一人。予甚感德之。少間兵來益多。及予避所者。前後接踵。或一到屋後。望見柩而去。忽有十數卒。唱而來。其勢甚凶。俄見一人至柩前。以長竿搦予足。予驚而出。乃揚人為彼嚮導者。面則熟而忘其姓。予向之乞憐。彼索金搜之。始釋予。出語諸卒曰。姑舍是。諸卒乃散去。喘驚未定。忽一紅衣少年。揔長刃直抵予所。拳鋒

相向。獻以金。復索予婦。一時孕九月矣。死伏地不起。予給之曰。婦孕多月。昨乘屋跌下。曰之壞。万不能生。安能起來。紅衣者不信。曰啓腹視之。並驗以先塗之血。袴遂不顧。所攜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。兒呼母索食。其人怒一擊。腦碎而死。挾婦與女去。予謂此地人逞已熟。不能存身。當易別去。婦欲自盡。予亦惶迫無主。兩人遂出。並縊于梁。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。佯跌于地。未及起。而兵又盈門。直趨堂上。未暇過兩三廊。予婦急趨門外。逃奔一草房中。悉邨間婦女。留婦而却予。予急奔南首草房。

其草堆積連屋。予登其巔。俯首伏匿。復以亂草覆其上。自以為無患矣。頃臬卒至。一躍而上。以長矛搯其下。予從草間出乞命。復獻以金。卒搜草中。又得數人。皆有所獻而免。共既去。數人復入草間。予窺其中。有方桌數張。外圍皆草。其中廓然而虛。可容二三十人。予強竄入。自謂得計。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。一穴中外洞然。已為兵窺見。乃自穴外。以長矛直刺。當其前者。無不被大創。予股亦傷。前者盡為卒得。後者倒扒而出。予復至婦所。婦同眾婦女。皆伏卧積薪。以血塗臍。糞綴其髮。烟灰飾面。

形如鬼蜮。相認以聲。予求懇得入草底。眾婦女擁卧其上。予閉氣不敢動。幾悶絕。婦以竹筒搜予口。啣其末。出其端于上。氣方達不死。戶外有卒。一時手殺二人。其事甚怪。筆不能載。諸婦無不戰慄。忽哀聲大舉。兵已入室。復大步而去。天漸黑。諸婦起。予始出草中。汗如雨。復同婦歸洪宅。洪老洪姬皆在。伯兄亦來云。是日被劫去。負擔賞以千錢。仍付令旗放還。途中亂尸山疊。血流成渠。又聞有王姓將翁。居昨陽李宅。以錢數萬。日給難民。其黨殺人。往勸阻。多所全活。是夜悲咽之餘。昏睡。

去。次日則廿九日矣。自廿五日起。至此已五日。私本或可薄殺。又紛傳洗城之說。城中殘喘。冒死縋城。逃去者大半。城外亡命人。利城中所有。結伴夜入官溝。盤詰披其金銀。人莫敢誰何。予等既不能越險以逃。而伯兄又為予不忍獨去。延至卒且。其念遂止。原避處知不可。予婦以孕故。屢獲全。獨以予匿池畔深草中。婦與彭兒哀卧其上。有數卒至。為刳出者。再皆少獻賂而去。繼一狼卒來。鼠頭鷹眼。其狀甚惡。欲刳予婦。偃蹇以前語告之。不聽。逼使起

立。婦旋轉地下。死不肯起。卒拳刀背亂打。血濺衣裳。表裏漬透。婦先戒予曰。倘遇不幸。吾必死。勿以夫婦故乞哀。徒累子。故予遠躲草中。為不知焉。予亦謂婦將死。而惡卒仍不捨。將婦髮周數匝。臂橫拖而去。怒叱毒打。由田陌至深巷。一箭多地。環曲以出大街。數步必擊。數下。突遇衆騎。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。遂捨予婦去。始得匍匐而返。大火一番。身無完膚矣。忽又烈火四起。何家。坎前後多草房。燃則立刻成燼。其有寸壤隙地。一二漏網者。為火一遍。無不奔竄自出。則遇害而無一免。亦

有閉戶焚死者。大約此際無處可避。亦不能避。惟出露道旁。與尸骸雜處。生死俱未可知。予與婦子並往卧塚後。泥首塗足。殆無人形。火氣愈熾。墓中喬木燒着。光如電灼。声如山崩。風勢怒號。赤日慘澹。為之無光。目前如見無數。夜叉鬼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。驚悸之餘。時作昏瞶。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。驟聞足聲震响。慘呼震心。回看牆畔。則伯兄被獲。與卒相持。兄力大。撇而得脫。卒遂趕去。此卒即刦而復捨者也。半晌不至。予心搖。伯兄忽走來。赤身披髮。為卒所逼。不得已向

予索金救命。予僅存一錠。出以獻卒。而卒怒甚。拳刀擊兄。輾轉地上。流血滿身。彭兒拉卒。涕泣求免。時年五歲。卒以兒衣拭刀血。再擊而兄將死矣。旋拉予髮索金。刀背亂擊不止。予訴金盡。他物可也。卒牽予髮至洪宅。予婦衣物置兩甕中。倒瓮塔下。尽矣。以供其取。凡金珠之類無不要。而衣服擇好者取焉。見兒頂有銀鎖。將刀割去。去時顧予曰。吾不殺你。自有入殺你也。知沈城之說已確。料必死矣。置兒于宅。全婦急出看兄。前後項皆被傷。深入寸許。胸前更烈。予二人扶至洪宅。問之亦不知痛。

楚。忽瞶忽甦。予夫婦復至。故處躲避。隣人俱卧亂草叢中。忽有^作人語曰。明日洗城必殺一_下。當_下弃汝婦。与吾同走。婦亦勸余。念伯兄垂危。豈忍舍去。又前所持者。猶有餘金。今金已盡。料不能生。一痛氣絕。良久而蘊火亦漸滅。遙聞砲声。往來兵丁漸少。予婦抱兒坐糞窖中。洪姬亦來相依。有數卒擄四五箇婦人。內二老者悲泣。而少者嘻笑自若。後有一卒追上。奪婦自相奮擊。內一卒勸解作滿語。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野合。餘二婦亦就被汗。老婦哭泣求免。三少婦恬不為恥。十數人互

為奸淫。仍交与追來二卒。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。走矣。予認知為焦氏之媳。其家平日所為。應至如此。驚駭之下。不勝歎息。忽見一人紅衣佩劍。滿帽皂靴。年不及三十。姿容俊爽。隨從一人。衣黃背甲。貌亦魁梧。後有揚州數人跟随。紅衣人熟視予曰。視爾非若_口輩中。實言何等。人予念有以措大而獲免者。有以措大而立斃者。不敢吐實。飾詞以告。復諸婦子問是誰。具告以實。紅衣人曰。明日王爺下令封刀。汝等得生矣。命隨人付衣幾件。又金一錠。問汝等幾日不食。予答以五日矣。命跟我

來。予與婦且信且疑。不敢不行。至一宅。所蓄甚富。魚米
充盈。向予婦人曰。你好。待此四人。與予別去。時已暮。
予內弟被卒刳去。不知存亡。婦傷之特甚。少頃搬出魚
飯食。予宅去。洪宅不遠。予取魚飯食。告兄。兄喉不能咽。
為兄拭髮洗血。心如刀割。是日聞封刀之語。衆心稍定。
明日為五月朔日。勢雖不甚。然未嘗不殺掠。而富家大
室。搜括無餘。女子自十餘歲起。搶掠殆無遺類。是日與
平伯復入揚城。而寸絲粒米。盡入虎口矣。蕭條殘破。難以
奉述。

初二日。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。執安民牌。遍諭百姓。毋
得驚懼。又諭各寺院僧人。焚化積尸。而寺院中藏匿婦
女。亦復不少。亦有驚餓死者。查簿載數。共八十餘萬。其
落井投河。閉門焚燬者。不與焉。

初三日。出示放賑。借洪姬至缺口。關領米。即替鎮所
儲軍糧。如邱陵數千擔。片時薄然一空。往來負戴者。俱
焦頭爛額。臂脛傷折。刀痕滿面。如燭淚成行。搶米之
際。雖親友不相顧。強者去而復來。老弱被重傷者。終日
不升粒。

初四日。天晴烈日。蒸燠。屍氣薰人。前後左右。處處焚燒。如烟如霧。腥聞數十里。是日予燒棉及人骨成灰。以療兄瘡。無淚領之。不能出聲。

初五日。幽僻之人。始稍出來。相逢各淚下。不能出一語。予等五人。雖獲稍甦。終不敢居宅內。晨起早食。即出處。楚畔。其粧飾一如前日。蓋往來打糧者。日不下數十輩。上不搽戈。而各制槌恐嚇。詐人財物。每有斃于杖下者。一遇婦女。仍肆擄劫。初不知為清兵。為鎮兵。為亂民也。是日伯兄因傷重。刀瘡逆裂而死。傷哉。痛不可言。予初

文被難時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。今僅存三人。其內弟。平以外姨。又不復論。自四月二十五日起。至五月五日。正共一六十日。其間皆身所親歷。目所親睹。故漫記之。遠處風聞。望世者不載也。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。享無事之樂。不自脩。省一味暴殄者。閱此當驚惕焉耳。

天際自古無... 中土... 九...

揚州十日記一卷借抄清水赤城翁騰錄倉卒之際未遑
校訂以其珍籍故呈之家嚴以問亥帝魯魚家嚴閱而懼
其異聞且喟然歎曰夷狄之亂中土殺伐何至於此伏以
天朝自古絕無外寇雖獨有胡元入寇然神風拂賊船而
十萬為齏粉而况今生於

聖世為泰平之民者快樂有餘而不知悲辛不亦人間之
一大幸乎唯其居治而不忘亂為之學者用心小子無識
乎以家嚴之言有理不敢辭拙文叨書數行於篇末餘楮

文政六年春正月

一瀧澤與繼宗伯識

